



弟子箴言卷十三

益陽胡達源清甫

傲驕情

懼以終始。易之道也。未有懼而驕情者也。乾九三惕則无咎。上九亢則有悔。經之垂教如此。今按文言傳。君子進德修業。曰忠信。曰修辭。立其誠。故能居上位不驕。在下位不憂。乾乾因其時而惕。此所以无咎也。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滿極必傾。盛極必敗。此所以動而有悔也。推之三百八十四爻。義皆類此。觀象者會通焉。可矣。

弟子箴言

卷十三

傲驕情

一

兢兢業業。君臣交儆。戒其逸欲。保以敬慎。聖賢論治之本也。益戒舜曰。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臯陶戒舜曰。無教逸欲。有邦。禹戒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舜大聖也。而禹臯益所戒如此。蓋以人心惟危。聖主不可以瞬息懈其操存。大臣

不可以夙夜忘其儆戒。所以嚴怠荒之漸也。聖人且然。况在學者。

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墻。此禹之訓也。有天下者。固宜知儆。卽士庶亦當深戒。六者原不可廢。而必至於荒。必至於甘且嗜。必至於峻且雕。歷觀往古。大則喪其國。次則喪其家。次則喪其身。所謂有一於此。未或不亡。聖人之戒嚴哉。

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有不荒樂無節者乎。幽
弟子箴言 卷十三 傲驕惰 二

風七月。其男耕。其婦馱。其女桑。蠶事方畢。麻事又起。而八月載績矣。陳風淫蕩無度。男女聚會歌舞。至於不績其麻。市也。娑娑可謂蕩矣。况乎如菽之贊。握椒之貽。何異乎秉簡贈芍之風哉。孟子云。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可不懼哉。

古有賢助而家日興。雞鳴警戒。所以成其勤也。外有良朋而學日進。雜佩以報。所以成其德也。無惰慢之情。而有憂勤之意。玩味此詩。令

八興起

挑兮達兮。在城闕兮。輕儇放恣。肆意遨遊。當時學校之士。流蕩如此。則講習討論之功。荒而禮義廉恥之心。喪尙可問乎。子衿之詩。所爲戒也。

敬姜勞逸論曰。卿大夫朝考其職。晝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庀其家事。而後卽安。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卽安。自庶人以下。明而動。晦而休。無日以怠。

弟子箴言

卷十三

傲驕惰

三

嗚呼。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此古今之至言也。乃有驕奢淫佚。習爲昏迷。三風十愆。甘蹈覆轍。天將明而始寢。日正午而猶眠。詩曰。旣愆爾止。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吾讀蕩之五章。不禁廢書而嘆也。

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是克治驕惰之法。

敖不可長。欲不可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長敖則喪德。從欲則敗度。志滿則人離。樂極則生

悲。四者皆人情所有而不可過。故約之使合於中也。家大人以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四語作對。且云大學此段爲上文驕泰二字對病之藥。

衣毋撥。足毋蹶。二者非獨失容。卽此是輕率不收斂處。

驕者氣盈。而惰慢之氣。設於身體。惰由驕生也。惰者氣歉。而狎侮之情。見於辭色。驕由惰生也。二者如循環然。

弟子箴言

卷十三

做驕惰

四

盈者容氣也。却難得消除。歉者餒氣也。却難得振拔。能損抑。便無驕處。能整肅。便無惰處。

生來便成驕惰。未見其人。大抵由氣習染來。子弟少年。知識未定。見父兄豪縱。習慣自然。或朋友交遊。類多輕肆。或城市風俗。半屬矜夸。漸漬旣深。淫泆逾甚。欲不驕惰。其能已乎。故脫盡氣習。便是君子。

外驕不可堪也。而內驕尤甚。貌惰不可支也。而心惰尤甚。

有功於人。便有矜色。有惠於人。便有德色。此是驕態。矜而不已。必有慢言。德而不已。必有狎志。此是恹容。

識淺氣浮。擅作威福。每假勢以凌人。故侯門有驕僕。權門有驕吏。傲慢無禮。殊出人情之外。豈以學問之士。等於僕吏之流。

予智者智無不周。而蔽於童稚之見。其智先自小也。予雄者雄無不服。而敗於羸弱之手。其雄先自輕也。

弟子箴言 卷十三 傲驕恹 五

熱鬧中以平靜處之。靡麗中以清素處之。鼎油方沸而張其焰焉。油將立盡矣。雲錦方舒而尙其絢焉。錦且日章矣。

突有難堪之事。以定心靜氣當之。儘排解得多。少。輕。轉。以。怒。色。厲。聲。處。之。便。激。發。出。多。少。糾紛。

智深勇沈。詳審閒暇。當大事而有餘。心粗氣浮。急遽輕率。應小事而不足。有一分謙退。便有一分受益。處有一分矜張。便

有一分挫折來。

荀子曰。人有三不祥。幼而不肯事長。賤而不肯事貴。不肖而不肯事賢。驕倚之心。傲慢之態。有一於此。不祥孰甚。

無論挾長挾貴挾兄弟。但心中有一挾字。便已浮薄。

聞道者以義理爲衡。恃才者以權術自逞。益成括昧於義理。肆情妄作焉。得不死。故曰。君子以有才爲幸。小人以無才爲幸。

弟子箴言

卷十三

傲驕情

六

倨傲者人望而畏之。只成得一箇侮慢。自賢。懶散者人望而鄙之。只成得一箇怠惰。自甘。且看後來結果。何如。

貴而驕倚。有不失其貴者乎。富而驕倚。有不失其富者乎。才能而驕倚。有不失其才能者乎。考之於古。驗之於今。歷歷不爽。而尙不悟也。惜哉。

暴戾則失中和之氣。怠荒則失剛大之氣。因其偏而克之。可與爲善。

孝若曾子。參方能當一字。可才如周公。且容不得半點驕。相傳是商文毅公聯語。時有恃才傲物之士。俯視一世。及見此聯。不覺爽然自失。乃折節勵行。慙奮交集。卒爲通儒。

講學以會友。則道益明。取善以輔仁。則德日進。若勢利自高。矜夸無禮。才華自詡。暴氣陵人。蛇蝎視之。可也。管子云。驕倨傲慢之人。不可與交。

禮樂詩書之族。可以成德。忠厚節儉之族。可以

弟子箴言

卷十三

傲驕情

七

成身嫁女者。擇焉。管子云。滿盛之家。不可以嫁子。

舅姑尊如父母。定分也。夫婦配以乾坤。定名也。慢視舅姑。則定分乖矣。輕侮夫婿。則定名亂矣。故雖貴族之女。嫁賤。不敢以貴相陵。富室之女。嫁貧。不敢以富相耀。

驕侈之意。不可加於妯娌。並不可加於奴婢。况其尊焉者乎。憍慢之容。不可形於牀第。並不可形於閨閣。况其遠焉者乎。

辭錦繡而用絹素。乘竹兜而却金輿。世稱柳公綽妻韓氏德性如此。節度之夫人宰相之孫女。試想其心有一毫驕志否。

二程子飲食衣服無所擇。童僕有過不令以惡言罵之。俟夫人之教也。呂榮公事事循蹈規矩。祁寒暑雨侍立不敢坐。申國夫人之教也。此皆先去其驕情。情志故能德器成就大異於人。

小時驕縱。父母之姑息成之。大時驕縱。師友與弟子箴言。卷十三 傲驕情 八

有過焉。故嚴父之前無驕子。嚴師之門無燕朋。

宗族者本支之所屬也。親戚者婚姻之所繫也。有富貴相則意隔。而情離。人得毋笑其淺薄乎。

恭謹子弟可以數世享其祿。驕惰子弟斷不能數世蒙其休。管子曰。釜鼓滿則人概之。人滿則天概之。

以文章自高。以權勢自大。以財賄自豪。皆是根。

基薄眼孔小。左史古今之大文也。左史之文
雄百代。百代之文不能如左史。卽能如左史
亦僅與之並駕齊驅耳。况萬萬不如左史哉。
然則文章何能自高也。况權勢乎。况財賄乎。
豫若冬涉川。猶若畏四鄰。莫不知涉川之難。而
四鄰之可畏也。乃盈滿自肆者。侈焉而忽之。
故曰。保此道者。不欲盈。

不欲盈者。不自以爲盈也。不自以爲盈。而所盈
者大矣。故曰大盈若沖。其用不窮。

弟子箴言

卷十三

傲驕惰

九

我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
爲天下先。人惟不能無我而爭。故勇而不能
慈。廣而不能儉。先而不能後。夫惟不爭。故天
下莫能與之爭。

德不當其位。功不當其祿。能不當其官。泰然而
處之。自以爲當也。驕孰甚焉。宴然而處之。不
求其當也。惰孰甚焉。

卻錡將事不敬。孟獻子知其必亡。成子受賑不
敬。劉康公決其不反。皆惰慢之先見也。是故

君子勤禮。勤禮莫如致敬。

忠臣孝子。不爲昭昭信節。不爲冥冥惰行。謹於明顯。處易謹於闇昧。處難。學者當於此實下工夫。

敬則強立。而萬善舉。怠則懈弛。而萬事廢。丹書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

一命之榮。有定分。有定職。安分者無攀援。亦無陵轢。盡職者無曠廢。亦無鄙夷。以簿尉而傲縣令。以縣令而傲守。牧其人可知。卽其事亦

弟子箴言

卷一三

敬驕惰

十

可知

彈琴而治。任人者逸。戴星而治。任力者勞。雖有勞逸之分。皆盡心爲政者也。苟無戴星之勞。徒有彈琴之逸。是亦驕惰而已矣。未見其能治也。

吐哺握髮。所以求天下之賢也。夾袋藥籠。所以儲天下之才也。其心休休。其意勤勤。懇懇。豈可以訑訑之聲音。顏色加哉。

呂氏童蒙訓曰。當先以暴怒爲戒。事有不

可當詳處之。必無不中。若先暴怒。只能自害。豈能害人。吾謂暴怒不可輕。喜亦不可任。情偏聽。雖一人之喜。而已貽害於衆人。一時之喜。而已貽害於數世。

事之始。我不可謝其責。事之成。我不必矜其功。虛其心。須想到從頭徹尾。堅其力。斷不可有初鮮終。

弟子職一篇。具載管子書中。其曰。先生施教。弟子是則。溫恭自虛。所受是極。見善從之。聞義

弟子箴言

卷十三

傲驕情

十一

則服。溫柔孝悌。毋驕恃力。志毋虛邪。行必正直。游居有常。必就有德。顏色整齊。中心必式。夙興夜寐。衣帶必飾。朝益暮習。小心翼翼。一此不懈。是謂學則。又曰。少者之事。夜寐蚤作。旣拚盥漱。執事有恪。攝衣供盥。先生乃作。沃盥徹盥。汎拚正席。先生乃坐。出入恭敬。如見賓客。危坐向師。顏色毋忤。受業之紀。必由長始。一周則然。其餘則否。始誦必作。其次則已。以下復歷言坐作進退飲食寢處之儀。其敬

禮於先。生者至矣。其勤謹以供弟子之職者。備矣。古人教條如此。安得有驕惰子弟。吾願塾師之養童蒙者。當令各書一通。置之座右。使朝夕省觀。且時加提命焉。

陶侃鎮荊州。性聰敏恭勤。終日斂膝危坐。軍府衆事。檢攝無遺。未嘗少閑。常語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諸案佐以設戲廢事者。命取其酒器蒲博之具。

弟子箴言

卷十三

傲驕惰

十三

投之於江。將吏則加鞭扑。曰。擣蒲牧豬奴戲耳。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無益實用。君子當正其威儀。何有蓬頭跣足。自謂宏達耶。噫。以侃之才。可謂生有益於時。死有聞於後者。而兢兢然分陰。是惜。豈偶然哉。

柳玘嘗著書戒其子弟曰。崇好優游。耽嗜麴蘖。以銜杯爲高致。以勤事爲俗流。習之易荒。覺已難悔。書孔五章。言皆痛切。此特爲驕惰者戒也。

何晏自矜一時才傑嘗爲名士品目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泰初是也唯幾也故不能成天下之務司馬子元是也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聞其語未見其人蓋以自况也管輅知何晏鄧颺必敗嘗曰鄧之行步筋不束骨脈不制肉起立傾倚若無手足此爲鬼躁何之視候魂不守宅血不華色精爽煙浮容若槁木此爲鬼幽何晏自况與管輅所評驕惰之確證也嗚呼何晏競爲清談

弟子箴言

卷十三

傲驕惰

三

祖尙虛無至敢糟粕六經肆無忌憚奈何當時士大夫且從而慕效之乎

橫渠先生曰教小兒先要安詳恭敬今世學不講男女從幼便驕惰壞了到長益凶狠只爲未嘗爲子弟之事則於其親已有物我不肯屈下病根常在又隨所居而長至死只依舊爲子弟則不能安灑掃應對接朋友則不能下朋友有官長則不能下官長爲宰相則不能下天下之賢甚則至於徇私意義理都喪

也只爲病根不去。隨所居所接而長。此張子爲子弟痛下鍼砭。此等病根。始初防之。則易後來去之。則難。總在小時教訓耳。爲父兄者知之。爲子弟者勉之。

明道先生曰。富貴驕人。固不善。學問驕人。害亦不細。夫義理無窮。卽勤學好問。猶恐不足。安敢有一毫驕矜之意。若有此意。不但學問不能長進。而傲慢喪德。尤悔叢生。其害可勝言哉。彼以富貴驕人者。更不足道矣。

弟子箴言

卷十三

傲驕惰

丙

韓維與伊川先生善。屈致於潁昌。暇日同游西湖。命諸子侍行。次有言貌不莊敬者。伊川回視厲聲叱之曰。汝輩從長者行。敢笑語如此。韓氏孝謹之風衰矣。韓遂皆逐去之。先生爲人莊敬。以直其內。嚴毅以方其外。人望而畏憚之。而潁昌子弟乃敢笑語如此。是其驕惰之情。已可概見。而先生且厲聲叱之。所以警戒者甚嚴。卽此見古人友誼敦篤。不肯歧視子弟處。

呂東萊先生字伯恭。少時性氣粗暴。嫌飲食不如意。便敢打破家事。後因久病。只將一冊論語早晚閒看。忽然覺得意思。一時平了。遂終身無暴怒。又因讀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有省。遂能變化氣質。先生天性英豪。學問沈實。朱子稱其稟之既厚。而養之深。取之既博。而成之粹。可謂成德君子矣。向使非熟玩論語。傲其驕傲。渙然自趨於和平寬大之途。豈復有後來純粹之詣哉。

弟子箴言

卷十三

傲驕惰

五

吾督學黔中。按試思南府屬。題出人能充無穿窬之心二句。細繹其義。深自警省。時男林翼姪保翼。在署讀書。因書示之。曰。穿窬小人也。未有君子而穿窬者也。穿窬之心。小人之心也。則雖君子而或不免者矣。充無穿窬之心。則凡名利之所在。非禮非義之介於毫末者。皆必慎之。然則穿窬可免也。穿窬之心。不易免也。今吾此職。計廉俸所入。以一分公諸伯叔。以一分公諸族戚師友。以一分作衙門。

度支及入京用費處分已定。充然有餘人求無愧此心耳。無愧此心則無愧君父矣。苟有分外之用。卽有分外之心。苟有分外之心。卽穿窬之心也。位不期驕。祿不期侈。驕侈者穿窬之心所由來也。吾旦夕兢兢罔敢偷肆。急思鞭辟近裡著己。林保等務知警省。毋求適口體耳目。以葆此心。幸甚幸甚。

又書示之曰。吾向所嚴穿窬之心。特以利祿言耳。而孟子推至無受爾汝之實。則是在人有

弟子箴言

卷十三

傲驕惰

六

輕賤之意在己。卽有慚憤不肯受之心。苟能卽此推之。充滿無所虧缺。無適而非義矣。且推至以言餽之。以不言餽之。有意採取於人。卽爲穿窬之類。其用情最隱。其爲事最忽。其用力防閑愈密矣。孟子此章比例最爲淺近。擴充卽是聖賢。

男林翼校字

弟子箴言卷十四

益陽胡達源清甫

戒奢侈

序卦得其所歸者必大。物所歸聚必成其大。故歸妹之後。受之以豐。震上爲動。離下爲明。以明而動。動而能明。此致豐之道也。然其所以保此豐盛者。豈易易哉。聖人特戒之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蓋天地之道。盈虛消息。惟其時而已矣。未有日中而不昃。月盈而不食者。君子處此。宜兢兢保守。不至於過盛。則可不至於傾壞。日未嘗中。故能不昃。月未嘗盈。故能不食。人未嘗奢侈。故能嘗豐。

作福作威玉食。此在上之權。而臣民之所不敢妄干者也。頗僻者不安其分。僭忒者或踰其常。洪範之戒萬世之大防也。

旅獒之貢。召公戒之。謂方物之獻。惟服飾器用之常耳。豈可作無益以害有益。貴異物而賤

弟子箴言

卷十四

戒奢侈

一

用物哉。然而人心之侈。以爲此小節耳。何害大德。一事如此。事事如此。遂至不可禁遏。豈不因小節貽之害乎。故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其致戒嚴矣。後世士庶之家。乃以珍禽奇獸。喪志蕩心。豈於此篇獨未嘗肄業及之耶。

不貴異物。賤用物。真西山先生曰。工商之巧。不如農桑之朴。錦繡之奢。不如布帛之溫。推類而言。最爲明暢。

弟子箴言

卷十四

戒奢侈

二

檜風始於羔裘。衣服光澤。樂遊燕而好逍遙。此檜之所以亡也。曹風始於擘擘衣裳。鮮明玩細娛而忘遠慮。此曹之所以亡也。夫以衣服之盛。似非大故。而詩人且爲之憂思而傷惻焉。何也。飾於外者。荒於內。溺其小者。忘其遠。而欲責其事之必舉。職之無闕。斷斷不能。况以一人之侈。漸染衆人。大爲人心風俗之累。其弊可勝言耶。讀詩者其留意焉。

童子不衣裘裳。一則嫌其溫。所以保盛陽之體。

一則嫌其侈所以杜驕佚之情。

名分者。上下之定制也。春秋時。習爲奢侈。名分之干。恬然不以爲怪。卽魯之三家。視桓楹而設撥。其葬也僭。舞八佾而歌雍。其祭也僭。事生之僭。卽此可推。故懿子問孝。夫子特以禮示之。且又諄諄然爲天下告也。曰。奢則不孫。儉則固。非不知固之非禮。特以不孫之弊。其害更大耳。嗚呼。人至不孫。豈復有名分哉。先進後進。野人君子之稱。此正關繫風俗。今子弟子箴言。

卷十四

戒奢侈

三

弟與前輩近者。便有一段淳厚意味。與後輩近者。便有一段浮夸意味。吾從先進。是夫出現身說法。

有泰然夸大之心。有餘者矜其勢耀。不足者強爲張皇。故凡事從其大者。爲奢。有囂然侈肆之意。宜簡者變本加飾。已豐者踵事而增。故凡事從其多者。爲侈。

位過其德。祿過其才。任過其力。言過其行。此奢侈之大也。

爲天下用財者。惠不妨於豐。爲一己用財者。禮必嚴其過。

有世家之名。當顧惜祖宗體面。有公子之名。當顧惜父母體面。愈收斂。愈覺矜貴。愈侈肆。愈覺卑汗。

飲宴嬉遊。壞多少子弟行步出入。無得入茶肆酒肆。此語最宜謹守。

絲竹陶寫性情。大雅所不廢。而或按譜調笙。審音度曲。操其藝者。旣妨職業之常。恒舞于宮。

弟子箴言

卷十四

戒奢侈

四

酣歌于室。蕩其心者。又開淫佚之竇。究觀流弊。可爲悚然。

蒲博。戲具也。其未得時。奢望侈心。攫財如餓虎。其旣得時。奢情侈態。揮金如泥沙。恣意怠荒。徒爲此豪舉。以敗行檢。以喪身家。正復何益。聲伎遊宴。此中浪費。伊于胡底。而能淡然無所。好如呂正獻公者。不惟省費。兼以養心。可謂卓然自立者矣。

縫入掌縫線之事。履入掌舄總之事。隸於家宰。

此王者之制也。若士庶之家，則皆成於婦功。後世婦職不勤，而縫履之事，有不習其業者，不害於逸乎。

婦人主中饋。居室之大端也。親歷庖廚，可知物力艱難。可防僕婢偷盜，可以供賓祭，可以奉師友。若茫然不知百端廢弛，何貴有此婦人。昔某官以貪劣查抄原籍家產，其居室壯麗，百物具備，而獨無廚竈。問之，則門外酒肆，領本開張。宅中饕餮食物，皆給單支算，不自舉。弟子箴言

卷十四 戒奢侈

五

火鳴呼侈汰如此。豈獨婦人不習中饋之勞，並不見有廚竈之設，其敗也宜哉。

一斗珍珠不如升米，織金粧花再難拆洗，刺鳳描鸞要他何用。使的眼花坐成勞病，婦女粧束清修雅淡，只在賢德不在打扮。不良之婦穿金戴銀，不如賢女荆釵布裙。此呂近溪先生語也。教女子者，日以此講論。薰陶自知奢侈之弊，乃或不以德行相責，而以冶容相先。編珠綴玉，壓綵盤金，互美爭誇，日新月異，無

識男子以悅婦人。惟恐其不當也。婦人不足責。爲男子者。獨未之思耶。

工事競於刻鏤。女事繁於文章。此管子之言。蓋古今之通病也。世俗以華屋相矜。大興土木。窮麗極工。稍不如式。輒爲拆改。經年累月。繁費不貲。往往工匠尙未出門。而樓閣則已易主。愚孰甚焉。女子服飾之侈。比之男子。不啻百倍。首戴崑岡之璀璨。身被驪頰之晶瑩。論價方珍。難以數計。一旦囊空財盡。而珠不可弟。子箴言

卷十四

戒奢侈

六

衣玉不可食。始悔當初侈汰之過。抑已晚矣。然則刻鏤文章。果何益哉。

中國之物。布帛菽粟。日用之所不可離者也。西洋之物。奇技淫巧。日用之所不必有者也。乃或羣相寶愛。習焉成風。豈不因西洋不急之物。而耗中國有用之財乎。

厠內以絳紗爲帳。其居室可知。軍中以函水養魚。其平時可想。此等暴殄之徒。天豈能寬其罰哉。

晉王濟字武子。性豪侈。時洛京地貴。濟好馬射。買地作埽。編錢匝地。時人號曰金溝。又武子以人乳飲麋。肥美異於常味。此自古罕聞之事。殊堪駭異。

勿壞古制。卽如器具。舊者樸素渾堅。新者工巧輕薄。與其巧而薄。不如樸而堅。

勿隨流俗。滔滔者日下。砥柱可以迴狂瀾。靡靡者日頹。隆棟可以支廣廈。

不恨我不見石崇。恨石崇不見我。此爭勝自豪。

弟子箴言

卷十四

戒奢侈

七

之語也。凡事爭勝已屬不可。况奢侈乎。

奢貴戒。其漸象箸始於商。前此未嘗有也。箕子歎曰。今爲象箸。必爲玉杯。玉杯象箸。必將食熊蹯豹胎。他物又將稱是。吾觀箕子之言。而知聖人之防其漸也。漸之旣開。其流必甚。象箸玉杯。在常人見得甚小。在聖人見得甚大。在常人依違目前。在聖人力防流弊。

奢貴絕。其誘曾有仕宦之家子弟。頗聰慧。而自甘暴棄。侈汰性成。見有道君子。繆爲恭敬貌。

合神離。而所與交好者。皆匪辟浮華之士。所與講求者。皆踰越閑檢之端。姦聲亂色。無所不爲。自詡一時豪邁。及解組賦閒。立形拮据。向所稱交好者。雲散風流。漠然不顧。嗚呼。冷煖人情。此時之不顧。本無足怪。獨奈何昔日肯與之遊哉。故誘我者當絕也。

奢足以折福。老年享福。福在少年享福。福消。蓋盈虛之定數也。老者勞心勞力。子孝孫賢。衰暮之時。受用豐足。其分宜然。少年過分。非所

弟子箴言

卷十四

戒奢侈

八

宜也。汪龍莊先生曰。昔吾浙有達官生子。屬吏凡獻蟒袍二百餘件。皆定製顧繡。其長不踰二尺。余曰。蟒袍非常服。可比計二十歲狀元及第。三十歲作太平宰相。八十歲榮歸。亦不能衣蟒至二百餘件之多。今襁褓中遽受此數。恐福已消盡耳。不數歲達官賄敗。其子亦殤。卽先生之言。推之。人有定分之福。當存過分之戒。一事消磨。良可懼也。

奢足以招尤。宮室車馬衣寢飲食。違其常而趨

異其指爲不祥。舍其舊而圖新。皆斥爲過飾。甚至天資可學。而有德者。以純綉鄙之。竟外於門牆。闕閎雖高。而抱道者。以豪華薄之。不登於薦剡。一念侈汰。尤悔叢生。徒與浮薄子弟。連袂摩肩。誇多鬥靡。卒至斷送一生。豈不可惜。

奢則必懶。伺候者衣輕食鮮。奔走者頤指氣使。外長其傲慢之態。內生其淫佚之心。艱於語言。幾同緘口。遲其步履。宛若痿痺。此等行爲。弟子箴言

卷十四

戒奢侈

九

無復生理。遂至婦女怠荒。日三竿而未起。子弟懈弛。酒百榼以常酣。及乎典藏屢空。補苴無術。不知此時亦有悔心否。

奢則必貪。自古儉吏。未有不廉者。自古奢吏。未有不貪者。何也。非貪無以濟其奢也。人一而我百人。十而我千。所費者既已加倍於人。人十而我十人。千而我千。所入者豈能獨倍於我。不節之用。莫能塞其漏卮。無厭之求。乃至開其賄孔。嗚呼。脂膏霑潤。或濫取於閭閻。糧

餉侵漁或剝削乎軍士亦復何所不爲哉

其害必至於喪身晉散騎常侍石崇前揚州都督苞之子也與中護軍羊琇後將軍王愷三人皆富於財競以奢侈相高後孫秀收石崇崇嘆曰如輩利吾財耳收者曰知財爲禍何不早散之崇不能答遂族誅嗚呼積而能散財豈足爲身累哉乃徒奢侈自肆極一己之欲而無濟人之心其及於禍也不亦宜乎其害必至於破家晉之何曾日食萬錢猶云無弟子箴言

卷十四 戒奢侈

十

下箸處奢豪之性已實作俑子弟有不化之者乎故曾之于劭遂至日食二萬錢其孫綏及機與羨汰侈尤甚皆不克終永嘉之末何氏竟無遺種司馬溫公曰何曾譏武帝偷惰取過目前不爲遠慮知天下將亂子孫必與其憂何其明也然身爲僭侈使子孫承流卒以驕奢亡族其明安在哉

其害必至於敗俗方石崇王愷之爭爲奢靡也愷以糴沃釜崇以蠟代薪愷作紫絲步障四

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崇塗屋以椒。愷用赤石脂。其時互相爭尚。靡靡成風。車騎司馬傅咸上書曰。先王之治天下。食肉衣帛。皆有其制。奢侈之費。甚於天災。古者人稠地狹。而有儲蓄。由於節也。今士廣人稀。而患不足。由於奢也。欲時人崇節儉。當詰其奢。奢不見詰。轉相高尚。無有窮極矣。嗚呼。奢侈之費。甚於天災。傅咸之言。誠萬世之格言也。誰實爲之。而貽風俗之累乎。

弟子箴言

卷十四

戒奢侈

七

左傳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慶季之車。不亦美乎。叔孫曰。豹鬪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爲。後慶封來奔。獻車於季武子。美澤可以鑑。展莊叔見之曰。車甚澤。人必瘁。宜其亡也。夫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其外有驕奢淫佚之態。其內卽有怙侈滅義之心。書稱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於厥躬。躬之速戾。安在其能久耶。故叔孫則曰。必以惡終。莊叔則曰。人必瘁。皆卽外以知其內。卽物以

推其心。殃咎之來。豈或爽哉。

後漢梁冀爲大將軍。權震中外。大起第舍。妻孫壽對街爲宅。殫極土木。互相誇競。堂寢皆有陰陽奧室。連房洞戶。柱壁雕鏤。加以銅漆。綺疏青瑣。圖以雲氣。仙靈臺閣。周通更相臨望。飛梁石磴。陵跨水道。駭雞犀。夜光璧。充實帑藏。名駒龍馬。秣於內廄。鳴鐘吹竽。日夜相繼。及桓帝誅冀。收其資產。以實國庫。詔減天下。一歲租稅之半。散其苑囿。以業窮民。按梁冀弟子箴言。卷十四。戒奢侈。士。

跋扈極惡。大罪東漢之賊也。豈獨奢侈之罪而已哉。顧桓帝所與誅梁冀者。唐衡單超左。愴徐璜。貝瑗。皆封列侯。而五侯者。又復侈汰。橫肆。豈不大可異哉。

北史魏崔罔戒其子曰。恭儉福之興。傲侈禍之機。乘福興者。浸以康休。蹈禍機者。忽而傾覆。此言自有至理。歷觀古今。未有恭儉而不獲福者。未有傲侈而不取禍者。

唐裴冕爲相。性本侈靡。好尙車服。及營珍饌。名

馬每會賓客。滋味品數。坐客有昧於名者。自創巾子。其狀新奇。市肆因而效之。呼爲僕射巾。嗚呼。裴冕身爲僕射。以儉率下。將使敦尙樸質。俗登淳古。豈不美哉。乃僅以巾子新奇名其僕射耶。

唐史稱元載恣爲不法。侈僭無度。代宗十二年。誅元載。有司籍其家財。胡椒至八百石。他物稱是。當是時。楊綰相繼爲相。清簡儉素。制下之日。朝野相賀。孰不好儉而惡奢哉。

弟子箴言

卷十四 戒奢侈

三

楊綰之爲相也。郭子儀方宴客。減坐中聲樂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騶從甚盛。卽日省之。止存十騎。中丞崔寬。第舍宏侈。亟毀撤之。胡致堂先生曰。郭公黎幹。崔寬。事類而情殊。子儀成人之美者也。幹與寬則畏之者也。吾嘗讀史至此。竊嘆綰之儉德。於是爲至矣。成其美者。與畏其威者。雖其情或有不同。要皆善補過之君子也。

唐史臣裴埴稱郭汾陽權傾天下而朝不忌。功

蓋一世而上不疑。侈窮人欲而議者不之貶。夫汾陽再造唐室。大難削平。回紇感誠。朝恩服善。田承嗣跋扈強藩。接其書卽拜。雖齊桓晉文比之爲褊。厚奉養。多侍妾。將相王侯之位。亦非過分。豈得謂侈窮人欲哉。後之人功勲不逮萬一。而援汾陽以肆侈。汰多見其不知量也。

明王弇州云。嚴世蕃積貲滿百萬。輒置酒一高會。其後四高會矣。而乾沒不止。嘗與所厚客

弟子箴言

卷十四

戒奢侈

十四

屈指天下富家居首等者。凡十七。雖溧陽史恭甫最有聲。亦僅得二等之首。又世蕃窮極奢侈。有金絲帳。纍金爲之。輕細洞徹。有金溺器象牙廂之類。按嘉靖之時。嚴嵩當國。世蕃實濟其凶。所謂小兒東樓者也。賄賂通行。侈肆無狀。卒至世蕃伏誅。財產抄沒。嵩且寄食故舊。以死果何爲哉。

丙戌冬。家大人就養京師。一日有三客來見。侈陳肴饌。燔炙之精。大人曰。子不見康駢劇談。

錄乎。乾符中。洛中有豪貴子弟。承藉勳蔭。物用優足。飲饌華鮮。極口腹之欲。有李使君出牧罷歸。居止亦在東洛。深感其家舊恩。欲召諸子。有愛敬寺僧聖剛者。常所往來。李因以具宴爲說。僧曰。某每見其飲食窮極。水陸滋味。常饌必以炭炊。往往不愜其意。此乃侈肆成性。使君召之可乎。李曰。若求象白猩唇。恐不可致。止於精潔。未爲難事。於是廣求珍異。俾妻孥親爲調鼎。備陳綺席雕盤。選日爲請。

弟子箴言

卷十四

戒奢侈

五

兄弟列坐。矜持儼若冰玉。肴羞每至。曾不下箸。主人揖之再三。唯霑果實而已。及至水餐。俱致一匙於口。柝盼良久。咸若餐茶食藥。李莫究其由。以失飪爲謝。明日復見聖剛。備述諸子情貌。僧曰。某前所說豈謬哉。因造其門以問之。曰。李使君特備一筵。庖膳可謂豐潔。何不畧領其意。諸子曰。燔炙煎和。未得其法。僧曰。他物縱不可食。炭炊之飯。又何嫌乎。曰。上人未知。凡以炭炊飯。先燒炭令熟。謂之煉。

火方可入爨。不然猶有烟氣。李使君宅炭不經煉。是以難於餐啗。僧撫掌大笑曰。此非貧道所知也。及寇陷渾洛。財產剽掠俱盡。兄弟數人與聖剛同時竄避。潛伏山草。不食者三日。賊鋒稍遠。徒步將往河橋道中小店始開。以脫粟爲餐。僧囊中有錢數文。買於土杯。同食。腹枵旣甚。梁肉之美。不如僧笑而謂曰。此非煉火所炊。不知可與諸郎君喫否。俱低首慚覩。無復對詞。時大人危坐正襟。辭色嚴栗。

弟子箴言

卷十四

戒奢侈

六

一客悚然謝教。一客微笑而已。後皆官粵東。笑者累虧鉅萬。而謝者改行節儉。有廉聲。卓薦來京。猶備述其事云。

男林翼校字

弟子箴言卷十五

益陽胡達源清甫

擴才識

蒙君子以果行育德。德可育才。亦可畜。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德可畜才。亦可畜才之存主。處是德。德之發見處是才。故君子德備而才全。

九德六德三德未嘗言才。而才在其中矣。有才而無德。其體不立。有德而無才。其用不全。

弟子箴言

卷十五

擴才識

一

天資英拔。才識通明者。此生質之美也。講習擴充。才識老鍊者。此學問之功也。或問君子不器。是就格物致知上做工夫。看得道理周徧親切。故施之於用。無所不宜。否。朱子曰。也是如此。但說得著力了。吾謂學者未到君子地位。正須著力擴充。

經以斷理。史以斷事。是非得失之幾。可一言而決矣。平只讀一經。便精究其理。了然無疑。讀一史。便研窮其事。若我當面處置。久久融洽。

猝然遇有事。理迎機剖決。自然無不妥當。

論語一書。切近平實。是家國之模範。事物之權衡。言雖至近。理自該通。豈可以平易忽之。

大學由明德起。至於平天下。中庸自率性起。至於天下平。具言天德王道。廣大精微。曾子子思。學有本原。舉而措之。規模宏遠矣。學者童而習之。切勿滑口讀過。

孔顏而後。孟子才識。自是第一。程子謂其有英氣。便有圭角。然惟有此英氣。乃能擔當。

弟子箴言 卷十五 擴才識 二

孟子當禮法廢壞之後。制度節文不可復考。而以喪禮經界告滕文。因畧以致詳。推舊而爲新。不屑屑於既往之迹。而能合乎先王之意。朱子稱爲命世亞聖之才。信哉。

顏子與諸葛武侯。皆有王佐之才。顏子未及用。武侯未盡其用。其氣象規模。可以想見。

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諸葛武侯戒子之書。真格言也。切實用。

功反覆尋討。方得其言之妙。

大則旋乾轉坤。密則分條析縷。坐戶庭而知九州四海。居今日而知數世百年。才識充周。流通無間。

無成見則通。無俗見則大。無私見則公。無偏見則平。

才識不逮古人。可以救弊補偏。莫輕言興利除害。據目前之利。不數年而害已迭生。據目前之害。不數年而害將更甚。以此見古人之遠大。後人之淺近。

弟子箴言

卷十一 九 擴才識

三

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如此便覺高人一等。

可與守經。可與達權。可與安常。可與應變。方見才識之大。

蔑古非才。泥古亦非才。自用自專者固不可。若使拘文牽義。亦屬膠轕難行。故曰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有君子之才。有小人之才。才識同而所用不同。

君子之才公而正。小人之才私而偏。公正者天下受其福。偏私者天下受其殃。

華士齊之高士也。而太公誅之。少正卯魯之聞人也。而孔子誅之。不臣天子。不友諸侯。召之。三不至。是逆民也。太公以此定華士罪。案心達而險。行僻而堅。言僞而辯。記醜而博。順非而澤。是小人之桀雄也。孔子以此定少正卯罪。案高士聞人。當時翕然稱之。惟聖人乃能有此卓識。

弟子箴言

卷十五

擴才識

四

魯國之法。魯人爲臣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金於府。子貢贖魯人於諸侯。而讓其金。孔子曰。賜失之矣。魯國富者寡而貧者多。取其金無損於行。不取其金。則不復贖人矣。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喜曰。魯人必多拯溺者矣。蓋償之以金。則贖人者多。拜之以牛。則拯溺者勸。夫子責賜而取由意深哉。

韓國忠獻王趙普深識遠慮。太祖問曰。唐季以

來數十年間。兵革不息。蒼生塗地。何也。昔日節鎮太重。君弱臣強。惟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矣。上乃與石守信等飲酒。具道所以。遂各釋去兵權。以散官就第。賜賚甚厚。與結婚姻。又置轉運使。主諸道錢糧。收選天下精兵。以備宿衛。而諸功臣亦以善終。子孫富貴。吾嘗歎趙普抑節鎮。制錢穀。收精兵。強幹弱枝。措天下於磐石之安。其功可謂偉矣。且自古功臣。身蹈鼎鑊。戮及子孫。祿令終延。及苗裔。普之德。豈不大哉。

濟陽武惠王曹彬。初克成都。有獲婦女者。悉閉於一第。竅以度食。且戒左右曰。是將御。當密衛之。泊事罷。訪其親以還之。無者備禮以嫁之。及師還。輜重甚多。或譖言奇貨。太祖密令伺之。圖書也。無銖金寸錦之附焉。攻金陵。垂克。忽稱疾。諸將來問。彬曰。余之疾。非藥石可愈。唯須諸公共發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

弟子箴言

卷十五

擴才識

五

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焚香爲誓。及克金陵。城中安堵如故。夫定天下。以武安。天下以仁。彬前後征討。未嘗殺一無辜。且保全所獲婦女。以故。諸子瑋。琮。璨。玘。繼領旄鉞。追封王爵。非元功陰德。享報深厚。何以至此。

李文正公昉相太宗。有求差遣者。見其人材。可取。將收用。必正色拒之。已而擢用。或不足收用。必和顏溫語待之。子弟問其故。公曰。用賢。人主之事。我若受其請。是市私恩也。故峻絕。

弟子箴言

卷十五 擴才識

六

之使恩歸於上。若其不用者。既失所望。又無善辭。此取怨之道也。公常期王旦爲相。自爲小官薦進之。公病。召旦。勉以自愛。既退。謂其子弟曰。此人後日必爲太平宰相。然東封西祀。亦不能救也。自古相業莫大於薦賢。莫先於知人。若文正者。其知所本矣。顧東封西祀。能於十數年之前。豫爲斷定。亦智矣哉。

呂文穆公蒙正。夾袋中有冊子。每四方人謁見。必問其有何人才。客去。隨卽疏之。悉分門類。

或有一人而數人稱之者必賢也。朝廷求賢取之囊中，故公爲相，文武百官各稱其職。富韓公十許歲，公見之，驚曰：此兒他日名位與吾相似。亟令諸子同學，供給甚厚。嗚呼！文穆與文正虛懷薦賢，藻鑑不爽，誠不愧宰相矣。張文定公齊賢，真宗時，戚里有爭分財不均者，更相訴訟，又因入宮時，自理於上前，更十餘斷不能服。齊賢請自治，乃召諸訟者曰：汝非以彼所分財多，汝所分財少乎？皆曰然。卽命

弟子箴言

卷十五

擴才識

七

各供狀結實，乃遣兩吏趨歸其家，令甲家人乙舍，乙家人甲舍，貨財皆安堵如故。分書則交易之訟者乃止。此等才識，那得不令人稱快。

劉忠定公器之論宰相得大體者，惟李文靖公。公每謂人曰：沆在政府，無以補報國家，但諸處有人上利害，一切不行耳。此似失言，然有深意。祖宗所立法度，極是穩便，正如老醫看病極多，故用藥不至孟浪殺人，且其法度不

無小害。但其利多耳。後人不知。遂欲輕改。此其害所以紛紛也。每朝謁奏事畢。必以水旱盜賊惡逆之事奏聞。同列以爲非。公曰。人主豈可一日不知憂懼。不知憂懼。則無所不至矣。惟此兩事。最爲得體。在漢時。惟魏相能行此兩事。後之爲相者。則或不然。好逞私智。喜變祖宗之法度。欺蔽人主。惡言天下之災異。喜變法度。則綱紀亂。惡言災異。則人主驕。此大患也。按忠定此論。可知文靖相業之大。可

弟子箴言

卷十五

擴才識

八

以爲天下萬世相業之準。

真宗嘗夜遣使持手詔。問欲以某氏爲貴。如如何。公對使者引燭焚其詔書。附奏曰。但道臣沈以爲不可。其議遂寢。吾嘗竊念此事。未嘗不畢然。遠想文靖固賢臣。真宗亦明主哉。

呂正惠公端相太宗。保安軍奏獲李繼遷母。太宗甚喜。時寇準爲樞密副使。上獨召準與之謀。準退自宰相幕次前過。端使人邀至幕中。曰。上召君何爲。準以獲繼遷母告。曰。君何以

處之準曰欲斬於保安軍北門之外。端曰若此非計之得也。端將覆奏之。卽召閤門吏奏。宰臣呂端請對。上見之。端具道準言。且言昔項羽得太公欲烹之。漢高祖曰。願遺我一杯羹。夫舉大事者。固不顧其親。况繼遷悖逆之人哉。且陛下殺繼遷之母。繼遷可擒乎。不然。徒樹怨讐。而堅其叛心耳。宜置於延州。使善養視之。以招徠。繼遷雖不能卽降。終可以繫其心。而母死生之命在我矣。上拊髀稱善。卽弟子箴言。

卷十五 擴才識

九

用端策。夫才識如萊公。可謂大矣。而所以處繼遷母者。計慮粗淺。視正惠之深識。遠猷矣。宮霄壤。太宗嘗曰。呂端大事不糊塗於茲信矣。

錢宣靖公若水。爲同州推官。有富民家女奴逃亡。奴父母訟于州。命錄事鞫之。錄事嘗貸錢於富民不獲。乃劾富民父子共殺女奴棄屍水中。失其屍。富民不勝撈楚。自誣服。具上州官。若水獨疑之。留其獄。數日不決。錄事詣若

水詬之曰。若受富民錢。欲出其死罪耶。若水笑謝曰。今數人當死。豈可不少留。熟觀其獄詞耶。留之旬日。上下皆怪之。若水一旦詣州。屏人言曰。若水所以留其獄者。密使人訪求女奴。今得之矣。知州驚曰。安在。若水因密使人送女奴於知州所知州。乃垂簾引女奴。父母問曰。汝今見汝女。識之乎。曰。安有不識也。因從簾中推出示之。父母曰。是也。富民父子泣曰。微使君族矣。知州曰。是推官之賜也。知

弟子箴言

卷十五

擴才識

十

州欲奏論其功。若水固辭曰。若水但求獄事。正人不寃耳。論功非其本心也。若以此爲若水功。置錄事於何地耶。知州歎曰。如此尤不可及矣。太宗聞之。驟加褒擢。二年中爲樞密副使。吾觀若水之斷斯獄也。始則疑。繼則留。終乃得之。其才識何周且密也。且其心只求正其獄。理其寃。而非以邀其功。錄事聞之。得不愧且感乎。

王文正公旦相真宗。契丹奏請歲給外別假錢。

幣上以示旦。旦曰：東封甚近，車駕將出，以此探朝廷之意耳。上曰：何以答之？旦曰：微物耳。可於歲給三十萬物內各借三萬，仍諭次年額內除之。契丹得之，大慙。次年復下有司，契丹所借金帛六萬，事屬微末，仍依常數與之。今後永不爲例。又宦者劉承規以忠謹得幸，病且死，求爲節度使。上曰：承規待此以瞑目，旦執以爲不可。曰：他日將有求爲樞密使者，奈何？至今內臣官不過留後，又宮禁火災，旦

弟子箴言

卷十五

擴才識

七

曰：臣備位宰相，當罷免。上表待罪，上乃降詔罪已。後有大臣言非天災，乃某王宮失火，請置獄出其狀，當斬決者數百人。旦曰：初火災，陛下降詔罪已，臣上表待罪，今反歸咎於人，何以示信？果欲行法，願治臣以明無狀。上欣然聽納，減死者幾百輩。其識慮通達，深遠大率如此。

張忠定公詠守蜀，兵火之餘，人懷反側。一日合軍大閱，始出，衆遂嵩呼者三。公亦下馬東望。

而三呼復攬轡行。衆不敢譁。或以告魏公。公曰。當是時。琦亦不敢措置。夫兵懷反側。至敢以嵩呼愛戴之名。譁然動衆。非有敏才。斷不能妥爲措置。公乃下馬東望。三呼衆遂肅然。嗚呼。此魏公所以服公措置之當也。與。

公謂李旼曰。大小之事。皆須用智。智猶水也。不流則腐。凡百不用智。則臨大事。豈有智來。按智有裕於用之先者。不外讀書明理。有神於用之際者。不外察勢審幾。

弟子箴言

卷十五

擴才識

三

曹武穆公瑋。在秦州。有士卒十餘人。叛赴虜中。軍吏來告。瑋方與客圍碁。不應。吏亟言之。瑋怒叱之曰。吾固遣之去。汝再三顯言耶。虜聞之。亟歸告其將。盡殺之。此瑋之警敏處。又河西趙德明之子元昊。方十餘歲。瑋知其有異志。使善畫者圖其貌。而屬王醜預講邊備。此瑋之遠慮處。

韓魏國忠憲王琦。駐延安。忽有人夜攜匕首至臥內。遽褰帷帳。公起坐問曰。誰何。曰。某來殺。

公公又問曰。誰遣汝來。曰。張相公遣某來。蓋是時張元夏國正用事也。公復就枕曰。汝攜子首去。其人曰。某不忍。願得金帶足矣。遂取帶而去。明日亦不治此事。俄有守陴卒報城櫓上得金帶者。納之時。范純祐亦在延安。謂公曰。不治此事爲得體。今乃受其帶。是墮賊計中矣。公嘆曰。非琦所及。此等事。時嘗展玩。增人多少見識。

劉舜卿知雄州。虜夜竊其關鎖去。吏密以聞。舜

卿子箴言。

卷十五

擴才識

七

卿不問。但使易其門。缺大之後數日。謀送盜者。並以鎖至。舜卿曰。吾未嘗亡鎖。命加於門。則大數寸。並盜還之。虜大慚沮。盜反得罪。此與曹武穆同一警敏。

寇萊公在澶淵。承制專決。號令明肅。士卒喜悅。每夕與楊億飲博。謳歌諧謔。喧呼達旦。或就寢則鼾息如雷。上使人覘之。喜曰。得渠如此。吾復何憂。萊公才大識大。可謂千古偉人。

王文正公會祥符中。在掖垣時。瑞應沓臻。公嘗

請對上語及之。公奏曰。斯誠國家承平所感而致。然願推而勿居。異日或有災沴。則可免夫輿議。退又白於執政。及後飛蝗旱曠。乃亟被擢用。夫喜言祥瑞。諱言災沴。人情大抵然也。粉飾祥瑞之事。雖過其實。尙無所損。至以災沴爲諱。則聰明蔽於上。閭閻困於下。其害可勝言哉。况喜言祥瑞。未有不諱言災沴者也。

范文正公領浙西。吳中大饑。殍殮枕路。公發粟

弟子箴言

卷十五

擴才識

西

賑民爲術甚備。吳人喜競渡。好爲佛事。公乃縱民競渡。太守日宴於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游。又召諸佛寺主首。諭之曰。饑歲工價至賤。可以大興土木之役。於是諸寺工作鼎興。又新敖倉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奏劾。杭州不恤荒政。嬉遊不節。公私興造。傷耗民力。公乃自條敘。所以宴遊及興造。皆欲發有餘之財。以惠貧者。貿易飲食。工技服力之人。仰食於公私者。日無慮數萬人。荒政之施。莫此

爲大。是歲兩浙惟杭州晏然。民不流徙。皆公之惠也。吾觀范公爲叅政。嘆其才識之周。爲西帥。嘆其才識之大。領浙西。嘆其才識之通。論者推爲有宋大人物。良不誣也。

交趾貢異獸。謂之麟。溫公言誠僞不可知。使其真。非自至。不爲瑞。若僞。爲遠人笑。願厚賜而還之。又故事。日食不滿分。或京師不見。皆賀。公以爲日食四方見。京師不見。天意人君爲陰邪所蔽。天下皆知。而朝廷獨不知。其爲災。弟子箴言。

卷十五

擴才識

五

益甚。皆不當賀。詔從之。後遂以爲常。此二事見識高遠。自是關繫大體。

王安石曰。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司馬溫公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澇則秋旱。不加賦而國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如此正大議論。明白曉暢。而卒不能挽回新法。何哉。

唐節度使李愬。旣平蔡。械吳元濟。送京師。屯兵

鞠場以待招討使裴度。度入城。愬具橐鞬出迎。拜於路左。度將避之。愬曰。蔡人頑悖。不識上下之分。數十年矣。願公因而示之。使知朝廷之尊。度乃受之。是役也。愬之功甚大。而能橐鞬迎度。正上下定尊卑。使頑悖者知所儆焉。愬賢矣。或

趙清獻公朴。出察青州。每念一人入獄。十人罷

業。株連波及。更屬無辜。且獄禁中。夏有疫疾

濕蒸。冬有瘴瘵。凍裂。或以小罪。經年桎梏。或

弟子箴言

卷十五

廣才識

六

以輕繫。迫就死亡。獄卒囚長。需索凌辱。尤可深痛。時令人馬上飛取監簿查勘。以獄囚多少。定有司之賢否。行之期年。州縣屬吏。無敢妄繫一人者。使有司皆能如此。則天下之用刑不濫。而百姓之受福無窮。此堯夫先生所以稱道其事也。

少從四叔特堂公讀書家塾。兄弟輩同誦叔祖

誠齋公問安。公舉文潞公灌水浮毬。司馬溫

公取石擊甕。二事以訓之。且曰。事雖兒戲。其

才識警敏。已在成人之上。異日功業彪炳。豈偶然哉。

家大人講論史事。每撮舉一端。輒再三究詰。當如何處置。而後以古人處置之法示之。有深識遠猷。度越尋常者。有臨機立斷。出人意表者。隨事指陳。娓娓不倦。又恐學者之才識。或流於詐也。乃爲辭以箴之。曰。惟明。惟公。我取其通。或操。或縱。我取其正。識卓。才奇。闔闢。惟時。毋虞。許。是尙。惟聖賢之我師。

弟子箴言

卷十五

廣才識

七

男林翼校字

弟子箴言卷十六

益陽胡達源清甫

裕經濟

有堯舜君民之心。卽有堯舜君民之事。伊尹以天下自任者也。而樂堯舜之道於畎畝之中。此其志量廓然。其措施了然。雖匹夫之賤。而治天下之道。如指諸掌。故一旦推而行之。裕如也。學者不自菲薄。須知廊廟之經濟。備於草野之講求。不可以不豫焉。

弟子箴言

卷十六

裕經濟

一

天地只是箇生物之心。堯舜只是箇並生之心。要使吾君爲堯舜。則仁民愛物。最是第一要著。

慈母之愛子。有一片真摯之心。故疴癢皆悉其隱。好官之愛民。有一片惻怛之意。故痼瘕切于身。書曰。如保赤子。張子曰。民胞物與。似此心腸。何等親切。

天地交而萬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君子道長。明良交會。而泰運成焉。自古君子得位。則天

下之賢。萃於朝廷。同志協力。以成天下之泰。故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未有君子而不爲天下汲汲求賢者也。

持盈保泰。有包含之量。無忿疾之心。有深沈之謀。無紛擾之患。故包荒所以示寬也。而或優容姑息。不能奮發果決。則必至於廢弛。用馮河所以示斷也。而或狃於淺近。忽於遠圖。則事物之隱微。人才之僻遠。所遺者必多。不遐遺而後明。無不照而或植黨樹私。昵情徇欲。

弟子箴言

卷十六

裕經濟

二

有柔道之牽。乖正大之體。其能久乎。必朋亡而後公。無或偏。有此四者。則以剛中之才。合時中之道。故曰得尙於中行。然則泰豈易言保哉。

无平不陂。无往不復。天道之必然也。人方泰時。而能不弛其艱難之心。謹守其正固之道。可。以當保其泰焉。聖人戒之。以艱貞。則天道之必然者。不足憂。而人事之當盡者。有可據。故无咎而有福也。

治之幾生於亂。亂之幾伏於治。惟聖人思慮而豫防之。臨十二月之卦也。當陽剛浸長之時。卽以八月陽消陰長爲戒。其意深矣。

以人才爲重者。衡鑑之精。不可淆也。以天下爲公者。黜陟之權。不可私也。朱子曰。做宰相。只要辦一片心。一雙眼。眼明則能識得賢。不肖。心公則能進退得賢。不肖。

顏孟之學術。推之卽伊周之相業也。伊周之相業。存之卽顏孟之學術也。故曰。易地則皆然。

弟子箴言

卷十六

裕經濟

三

三代之輔弼。本道德以爲事功。後世之宰衡。恃才氣以爲事業。其本源不同。其措施亦異。而其風化亦各殊焉。

勤以成天下之務。早作夜思。慎終如始。何事不可爲。一懶便皆廢弛。公以合天下之心。順理近情。豫說以動。何人不可感。一私便多間隔。李文靖公沆爲相。王旦參政。沆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旦以爲細事。不足煩上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

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參政他日之憂也。及旦親見王欽若。丁謂等所爲。欲諫則業已同之。欲去則上遇之厚。乃歎曰。李文靖有先知之明也。夫人處艱難。則惕畏。生處安樂。則佚欲。肆况少年方剛之氣。尤易萌侈汰之志者乎。若文靖者可謂格君心之非者矣。

韓魏公臨大節。處危疑。苟利國家。知無不爲。若湍水之赴深壑。無所忌憚。或諫曰。公所爲如

弟子箴言

卷十六 裕經濟

四

是殆非明哲之所尙。公嘆曰。爲人臣者。盡力以事其君。死生以之。顧事之是非。何如爾。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成。遂輟不爲哉。按英宗卽位之初。驚疑得疾。有不遜語。太后嗚咽流涕。大臣有不預立太子者。陰進廢立之說。惟公確然不動。調護其中。有同列縮頸流汗。而公獨敢言者。卒使太后英宗。慈孝兼得。嗚呼。古所謂社稷臣者。韓公近之矣。或問歐陽文忠公爲政寬簡而不廢弛。何也。曰

以縱爲寬。以畧爲簡。則廢弛而民受其弊。吾所謂寬者。不爲苛急耳。所謂簡者。不爲繁碎耳。識者以爲名言。

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民不足而可治者。未之有也。管子曰。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民有餘則輕之。故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散之以重。凡輕重斂散之。以時。卽準平守準平。使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藏。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藏。故大賈蓄家。不

弟子箴言

卷十六

裕經濟

五

得豪奪吾民矣。又曰。國之廣狹。壤之肥磽。有數。終歲食餘有數。彼守國者。守穀而已矣。管仲相桓公。僅能致君於伯耳。而守穀之說。則王道足。民之至計也。歲穰者。穀必輕。爲斂而糴之。歲凶者。穀必重。爲散而糴之。穀價常平。民食常足。倉廩實而知禮節。豈非唐虞厚生正德之遺意哉。厥後李愷行之於魏。耿壽昌行之於漢。歷有成效。故曰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

河北自五代未算田。鑄呂夷簡曰：王道本於農。此何名哉？因表除之。朝廷推其法，他路自是農器無征。祥符末，王沂公知制誥，朝望日重。王文正公曰：君識呂夷簡否？此人異日與舍人對秉鈞軸。沂公曰：何以知之？曰：如不稅農器等事，後果與沂公並相。農者天下萬姓衣食之源也。田疇治則倉廩實，倉廩實則禮義興。此治天下之大本也。農器無征，呂文靖見識之遠，經濟之大具，見於此矣。

弟子箴言

卷十六 裕經濟

六

黃霸爲潁川太守，爲條教，班行於民間，勸以爲善，防姦之意，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安全。凡治道去其太甚，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治爲天下第一。天子詔曰：潁川太守霸，宣布詔令，百姓向化，孝子弟弟，貞婦順孫，日以衆多。田者讓畔，道不拾遺，養視鰥寡，贍助貧窮，吏民向於教化，興於行誼，可謂賢人君子矣。其賜爵關內侯，金百斤，秩中二千石。潁川孝弟義民三老，力田皆以差賜爵及帛，後數月。

徵霸爲太子太傅遷御史大夫古者太守之職教化爲先其宣布詔令者凡以期吾吏民成就安全之耳霸之治爲天下第一庶幾哉賢人君子矣而宣帝詔以褒之且賜爵增秩並推及其郡民之賢者以風示而激勸之此誠鼓勵振興之要道也

明道先生爲澤州晉城令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弟忠信入事父兄出事長上之道度鄉村遠近爲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

弟子箴言

卷十六

裕經濟

七

而姦僞無所容凡孤癯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途者疾病皆有所養諸鄉皆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爲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爲易置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鄉民爲社會爲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懲夫邑令民之父母也有父母之名貴有父母之心且有父母之事先生視晉城之民直如子弟教誨之保恤之勸懲之委曲詳盡而出之以誠心故爲

令三年而百姓感化。浹髓淪肌。詩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先生有焉。

浙東大饑。朱子提舉常平茶鹽。拜命卽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客舟已輻輳。日與僚屬鉤訪民隱。至廢寢食。分晝旣定。案行所部窮山長谷。靡所不到。拊問存恤。所活不可勝計。每出皆乘單車。屏徒從。一身所需。皆自齎以行。毫不及州縣。以故所厯雖廣。而人不知郡縣官吏。憚其風采。倉皇驚懼。常若使者。屢弟子箴言。

卷十六

裕經濟

八

其境由是所部肅然。而尤以戢盜捕蝗興水利爲急。夫賑濟之策。莫先於募米商。客舟輻輳。辦理便已裕如。而又單車減從。拊問存恤。靡所不周。此救世之婆心。而濟物之仁術也。林希元上荒政叢言。救荒有二難。得人難。審戶一難。有三便。極貧民便賑米。次貧民便賑錢。稍貧民便賑貸。有六急。垂死貧民急餽粥。疾病貧民急醫藥。病起貧民急湯米。旣死貧民急墓瘞。遺棄小兒急收養。輕重繫囚急寬恤。有

三權借官錢以糶糴興工作以助賑貸牛種以通變有六禁禁侵漁禁攘奪禁遏糶禁抑價禁宰牛禁度僧有三戒戒遲緩戒拘文戒遣使上以其切於救民從之世皆云救荒無善策此特未嘗盡心去救耳誠有救民之心自有救民之策今卽所謂二難三便諸條一而舉行之以我人事濟彼天災未必不有補萬一彼坐視鳩形鵠面漠然不動於心者輒以無策爲辭嗚呼豈真無策耶

弟子箴言

卷十六

裕經濟

九

唐德宗時宰相陸贄以關中穀賤請和糶可至百餘萬斛一年和糶之數當轉運之二年一斗轉運之資當和糶之五斗減轉運以實邊存轉運以備時亦足國之一助也憲宗卽位之初有司請畿內和糶而府縣配戶督限有稽遲則迫促鞭撻甚於賦稅名爲和糶其實害民夫和糶者上出錢以易穀下出穀以受錢如市之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也乃配戶督限且迫促之鞭撻之豈和糶之本意乎故法

立而燮生。人存則政舉。未有不得其人而能行其法者也。

漢待詔賈讓言治河有上中下三策。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死可立待也。今徒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太山。東薄金堤。勢不能泛濫。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謂之上策。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勢。從

弟子箴言

卷十六

裕經濟

十

洪口以東爲石堤。多張水門。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民田適治。河隄亦成。謂之中策。若乃繕完故隄。增卑培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夫以黃河之源遠而高。流大而疾。質渾而濁。兼以中原沙土。疏鬆平曠。夷衍無名山。以爲之束。無大川以爲之匯。橫決之患。豈能免哉。漢唐以來。皆出賈讓下策。亦其時勢使然。顧其所謂增卑者。欲其高也。培薄者。欲其厚也。果

能高且厚矣。隄防堅實如金城之固。無曦穴之罅。而又兢惕未遑。巡防不懈。人事既盡。天災亦消。豈必數逢其富耶。是或亦下策中之稍有補於萬一者乎。

疏濬塞三者治河之大要也。壅河之流因而導之。謂之疏。去河之淤因而深之。謂之濬。抑河之暴因而扼之。謂之塞。水工之功。視土工爲難。中流之功。視河濱爲難。決河口。視中流又難。北岸之功。視南岸爲難。用物之效。草雖至。弟子箴言

卷十六

經濟

七

柔。柔能狎水。水漬之生泥。泥與草并力。重如硃。維持夾輔。纜索之功實多。此賈魯之言。皆經閱歷似爲近理。

有議北方開水田種稻穀者。其說非也。稻田宜水。南方天氣四時有雨。北方則夏雨爲多。自秋至春。雨澤常少。於稻不宜。此限於天時也。南方塗泥水易滲。涵北方沙土水易滲漏。大雨時行。澗可立待。此限於地利也。北方麥黍梁菽樹藝甚多。每歲所收足供食用。卽無稱

穀生計有餘。且農民不習沾體塗足布種。以後較南方勞逸迥殊。此則驗之人事。亦有不相宜者。或曰。北方近多水害。濬而爲田。不亦利乎。抑思有水則爲稻田。無水則爲麥土。濬田之費鉅萬。不數年仍爲麥土。且或大水填淤沙石。積壓竟成曠土。孰利孰害。不較然可觀乎。

溝洫之制。西北之古法也。可以正經界。可以通水道。可以溉田疇。可以限戎馬。此法不修。不惟無四者之利。卽往來大路。水無所洩。積而成川。行旅甚苦。近日河南山東直隸。皆於大路兩傍。濬爲溝渠。以資蓄洩。此善政也。

屯田之設。自漢文帝從鼂錯言。募民徙塞下。始也。昭帝時。調故吏將屯田。張掖郡。宣帝時。趙充國擊先零羌。上留田便宜十二事。曹操請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諸葛公從斜谷伐魏。分兵屯田。爲久駐之計。羊祜鎮襄陽。墾田入百餘頃。唐李絳請開營田。歲收粟二十萬石。

省度支二千餘萬緡兵可爲農農卽爲兵且耕且戍以省飛輓此良法也宋太宗以陳恕爲營田使恕乃密奏戍卒游惰若使冬被甲兵春執耒耜恐至變生不測此不知立國之計者矣瓊山先生曰天下無田不稅而吾求無稅之田以耕之無農不耕而吾借不耕之人而役之無兵不戰而吾乘不戰之時而用之內以實京師外以實邊儲豈非經世之至言乎

弟子箴言

卷十六

裕經濟

三

禹貢各州貢賦敘其達河之路卽後世漕運所由昉也秦漢以來飛芻輓粟轉輪不絕隋開廣通渠通濟渠永濟渠以通天下之漕唐裴耀卿請於河口等處置倉使江南之舟不入黃河黃河之舟不入洛口水通則舟行水淺則寓於倉以待劉晏領漕事江南之運積揚州汴河之運積河陰河船之運積涓口涓船之運入太倉此轉運法也今改轉運爲長運漕渠亦多窄淺或船有沉溺米有飄散宜如

劉晏法以布囊盛米。過淺則分載小船。或昇置岸上。過淺則復歸本舟。不幸沉溺。撈而出之。亦可他用。此漕運之大畧也。

瓊山先生曰。海運自秦已有之。唐人亦轉東吳。稞稻以給幽燕。然止以給邊方之用。元始用以足國。洪武中海運糧七十萬石。給遼東軍餉。永樂初海運七十萬石至北京。後開會通河。始罷海運。竊謂自古運道有三。曰陸曰河曰海。河漕視陸運。費省什三四。海運視陸運。

弟子箴言

卷十六

裕經濟

十四

費省什七八。今漕河通利。固無資於海運。然會通一河。譬則人之咽喉也。一日不下咽。事即可慮。請於無事時。尋元人海運故道。別通海運一路。與河漕並行。江西湖廣江東之粟。照舊河運。浙西東瀕海一帶。則由海運。使人習知海運。一旦漕渠少有滯塞。此不來而彼來。是亦思患豫防之先計也。按道光四年冬。大風決高堰。明年漕船淺滯。英煦齋相國琦靜菴制軍陶雲汀中丞。備籌海運。維時賀稱。

東方伯協力同心。大小文武。夙夜將事。自六年二月放洋。至六月上旬。往返兩次。安抵天津。共計海船一千五百六十二號。載米一百六十三萬三千餘石。海若效靈。盜賊無警。通變宜民。莫大於此。然則海運之事。豈可不講也哉。

鹽鐵者。天下之所利也。以山海之利。利天下者。天地養民之心也。建山澤之官。掌其政令者。先王養民之制也。自管仲專之以富國。後世

弟子箴言

卷十六

裕經濟

五

踵事而增。遂爲理財之大計焉。夫財者上下同之者也。上有餘則下不足。管子曰。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是無人不。在苛計之中。又曰。一女必有一鍼。一刃。耕者必有一耒。二耜。一鉞。是無物不在苛計之內。民不幾困乎。又况孔僅。桑宏羊之屬。又從而重之乎。惟能隨地制法。因時制宜。必使下足以裕民。上足以裕國。則理財之大道也。

古未嘗有飲茶者。始見於王褒僮約。盛著於陸

羽茶經。唐宋以來遂爲人生日用之所需也。唐德宗時趙贊議稅茶以爲常平本錢。貞元九年張滂請稅茶。若諸州水旱以此錢代其賦。然遭水旱處。究未嘗以稅茶錢拯贍。穆宗時王播爲鹽鐵使。增天下茶稅。及播爲相。置權茶使自領之。其法益密矣。陳恕爲三司使。立茶法。第爲三等。語副使宋太初曰。上等取利太深。此可行之商賈。不可行之朝廷。中等之說。吾裁損之。公私皆濟。可以經久。歷考趙

弟子箴言

卷十六

裕經濟

七

贊張滂王播權茶皆謂取此濟彼。託甚美之名。無致用之實。及其稅額既定。有增無減。而民已傷矣。夫稅有其舉之。未易罷也。特不可重以傷民。惟公私皆濟之言。最爲平允。况所謂可行之商賈。不可行之朝廷。尤爲識大體者乎。

唐德宗建中四年。初行稅間架。除陌錢法。時諸道軍出境。常賦不能支。判度支趙贊乃奏行二法。稅間架者。每屋兩架爲間。上屋稅錢二

千中稅千。下稅五百。吏執筆握算入人室廬。計其數。敢匿一間。杖六十。賞告者錢五十緡。除陌錢者。公私買賣。每錢一緡。官除五十。敢隱錢百杖六十。罰錢二千。賞告者錢十緡。其賞錢皆出坐事之家。於是愁怨之聲聞於遠近。及李希烈圍襄城。姚令言將涇原兵至京師。犒賞甚薄。兵遂作亂。百姓駭走。賊大呼告之曰。汝曹勿恐。不稅汝間架陌錢矣。嗚呼。二法之爲民害。蓋不勝其苦矣。彼亂兵者。且藉國乎。

刑者不可復續。死者不可復生。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此萬世慎刑之始也。明則情僞皆知。允則輕重悉當。書曰。悔明克允。此萬世用刑之準也。率教者有所畏。而專於爲善。違教者有所懲。而不敢爲惡。書曰。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此萬世刑措

之本也。

魏母邱儉族其孫女適劉氏當死以孕繫廷尉主簿程咸議曰女適人者若已產育則成他家之母男不遇異於他族而女獨嬰戮於二門非所以哀矜女弱均法制之大分也臣以爲在室之女可從父母之刑旣醮之婦則從夫家之戮朝廷從之著於律令唐穆宗長慶中羽林官騎康憲男買得年十四以其父被力人張洙所拉氣將絕持木錘擊其首見血弟子箴言

卷十六 裕經

六

死有司當以死刑刑部員外郎孫革奏買得救父難非暴擊王制稱五刑之理必原父子之親春秋之義原心定罪今買得幼孝宜在哀矜伏冀下中書門下商量勅旨買得尙在童年能知子道雖殺人當死而爲父可哀若從沈命之科恐失原情之義宜付法司減死罪一等處分按此二事皆屬原情定罪審理制刑權衡於輕重之情斟酌於律令之正類而推之卽凡天下之讞獄者無不平也

濂溪先生爲南安司理時郡獄有囚法當不死
運使王逵欲深治之先生獨力爭不聽置手
板歸取告身委之而去曰如此尙可仕乎殺
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逵感悟囚得不死嗚呼
媚人者雖殺人亦爲之先生以去就爭之可
謂賢矣而逵終聽之不亦賢於剛懷自用者
哉。

六韜曰將不仁則三軍不親將不勇則三軍不
銳將不智則三軍大疑將不明則三軍大傾

弟子箴言

卷十六 裕經濟

五

將不精微則三軍失其機將不常戒則三軍
失其備將不強力則三軍失其職故將者人
之司命三軍與之俱治與之俱亂得賢將者
兵強國昌不得賢將者兵弱國亡夫與師動
衆以正爲本而帥師總衆以得人爲先易曰
師貞丈人吉三錫之籠萬邦之懷夫豈易易
哉。

荀子曰制號政令欲嚴以威慶賞刑威欲必以
信處舍收藏欲周以固徒舉進退欲安以重

欲疾以速。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遇敵決戰。必道吾所明。無道吾所疑。是謂六術。又曰。慮事欲熟。用財欲泰。又曰。慮必先事。而申之以敬慎。終如始。終始如一。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戰如守。行如戰。有功如幸。敬謀無曠。曠同曠敬事無墮。敬吏無墮。敬衆無墮。敬敵無墮。是謂天下之將通於神明矣。此荀卿論爲將之言。尙有得於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之意。非僅以詐力勝也。

弟子箴言

卷十六

裕經濟

三

漢嚴尤曰。匈奴爲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周宣王時。玁狁內侵。至於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玁狁之侵。譬猶蟲蟲。毆之而已。故天下稱明。是爲中策。漢武帝選將練兵。深入遠戍。兵連禍結。二十餘年。中國罷敝。匈奴亦創艾。而天下稱武。是爲下策。秦始皇築長城之固。延袤萬里。轉輸之行。起於負海疆境。旣完中國內場。以喪

社稷是爲無策。吾嘗讀書至惟德動天無遠弗届。又曰。至誠感神。剋茲有苗。而嘆舜文德誕敷。班師振旅。其操之爲有本也。夫德可以動天。誠可以感神。而况於人乎。嗚呼。此豈非上策也哉。

富韓公再聘契丹。受書及口傳之辭於政府。行次樂壽。謂副使曰。吾爲使者。而不見國書。萬一書辭與口傳者異。吾事敗矣。發書視之。果不同。乃馳還。奏曰。政府故爲此。欲置臣於死。

弟子箴言

卷十六

裕經濟

三

臣死不足惜。奈國事何。呂夷簡曰。恐是誤。當令改定。公益辨論。仁宗問晏殊。殊曰。夷簡決不爲此。公曰。晏殊奸邪。黨夷簡以欺陛下。公晏之婿也。其忠直如此。嘗考公使契丹。責其敗盟之罪。斥其得地之謀。奪其求婚之議。理直辭明。虜大感悟。且獻納二字。力爭拒之。虜氣已懾。可謂折衝尊俎之間。而政府且以國書陷公。果何心也。吾服公見理之明。尤服公處事之敏。

安定先生之教以明體適用爲主。在湖州置經義治事二齋。故其門人讀書窮理。有稽古之功。存心濟世。有愛民之具。往往取高第。及爲政。多適於用。若老於吏事者。由講習有素也。神宗嘗召見劉彝。問其門人。對曰。若錢藻之淵篤。孫覺之純明。范純仁之直溫。錢公輔之簡諒。皆陛下所知也。其在外明體適用。潤澤斯民者。殆數十輩。其餘政事文學。粗出於人者。不可勝數。此天下四方所共知。而嘆美之不盡者也。上悅。

弟子箴言

卷十六

裕經齋

圭

范文正公處南都學舍。往往饋粥不充。日昃始食。同舍生或饋珍饈。皆拒不受。少有大節。其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

思林翼校字

均皆川釋人向開舉

